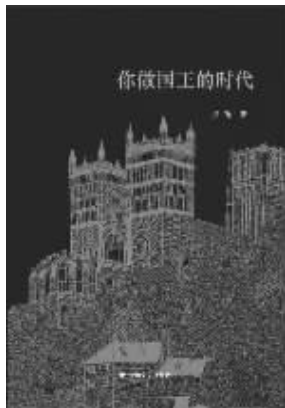


# 什么才是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

罗鸣在我看来也是小说的奴隶,他是被小说驾驭役使的人,而非相反



《你做国王的时代》  
罗鸣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7年5月

最早看到罗鸣的小说是在本世纪初刚刚创办的“中国新小说”网站上。这个网站除了一些作家的数据库,还有一个人迹罕至的论坛。在当年文学网站风起云涌、遍地开花的背景下,“中国新小说”很不起眼。唯一让人眼前一亮的是,论坛下方有一个交友的网址链接,我没有借此找到女朋友,只好浏览了包括罗鸣在内的一些作家的作品。

某种意义上来说,小说没有新旧之分,进化论在这个领域毫无意义。对应于法国新小说,其概念无非源于对经典意志的反动。这是一场艺术内部的革命。落实到中国,更多的则是不满,对既有作品的反感和摒弃。小说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或者小说不应该仅仅是这个样子。那么它还可以成为什么样子?这或许正是罗鸣这种作家的实践和能指。

罗鸣小说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艰涩,词句考究,与网络阅读时代“必需”的“可读性”大异其趣。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他的小说可能既不好读,也不讨好作者本人。我甚至能想象得到罗鸣在写它们的时候时而紧锁眉头时而搜肠刮肚时而难以继时而茅塞顿开的跌宕形象。这还让我想到唐代那个著名的“苦吟诗人”贾岛。贾岛人称“诗奴”。罗鸣在我看来也是小说的奴隶,他是被小说驾驭役使的人,而非相反。当然,那种一泻千里自以为操控文字得心应手的写作,是否他就真的能以作品的“主人”自居?也是堪疑的,姑且不论。奇异在于,罗鸣被小说玩弄于股掌,居然还获得了高潮。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罗鸣真实的写作状态和写作方式,我并不知道。我只是有必要描述我的想象,以此证明,小说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罗鸣太民间了,或者太独立了。这么多年来,我们几乎没有在书架或文学期刊上遇到过这个名字。对他所知甚少,几乎达到了闻所未闻的地步。我们所知道的是罗老师(他的职业)和老罗(酒桌形象)。他似乎蓄意地将自己排挤到所谓的文坛之外时代之外,如果这是一场阴谋,显然,他成功了。这本二三十万字的小小说集就像从天上掉下来并且还砸到了某些脑袋那样,让人惊讶和惶恐。

这仍然是文学性的描述。真相是,罗鸣写了二三十年,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也曾一度是文学期刊的“老面孔”,乃至在台湾还获过文学奖。他只是懒得掺和而已,不掺和你们亲手制造并沉浸其中的喧嚣,他退避到自己的一隅,玩自己的。在小说中,他的关注点似乎也很“逼仄”,矢志于描述鸡零狗碎的夫妻生活,以及现代城市人的病症。

我感觉到,谢顶、意外怀孕、性功能障碍等等这些被张贴于大街小巷电线杆子上的治疗广告始终能给罗鸣带来巨大的灵感和冲动。这些真实而又荒诞的客观存在,进入其小说,它们理所当然地会被赋予了象征气息和思辨色彩。在这一点上,罗鸣并无新见,城市生活或现代文明对人的戕害,这基本是现代作家的母题。但问题的实质最终又是什么呢?一念至此,似乎唯有哲学的泥沼才是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我倒是很欣赏《丁克先生的最后时光》的解决方案:“丁克先生接受了死亡。”因为在我看来,这个世界如果真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人还活着,一茬一茬不厌其烦不知疲倦地活着,没有比活着更庸俗的事件了。 曹寇

# 成年孤儿的成长教育

我们尽情地哀伤,却也在哀伤的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件事:我们长大了

悦读



《成年孤儿》  
[美]亚历山大·李维  
南海出版公司  
2017年5月

很遗憾,我已经不记得父亲去世的具体日子了。只记得那是个闷热的夏日夜晚,父亲的肚子鼓胀得像个透明的肉皮球。几年之后,我知道我是刻意将这段记忆抹去了,总以为他还活着。可当母亲渐渐老去,我再次感到了死神伸出的双手。我反复被提醒,我快要成为孤儿了。

《成年孤儿》书腰上的话击中了我,“直到父母离开,我们才真正长大成人。”成长的道路真是漫长啊,终于有人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本书作者亚历山大·李维是美国犹太裔心理医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作家。你会发现书中没有抒情和感伤,而是理智冷静地向你讲述如何面对亲人的死亡、了解失去双亲的困境、冲出哀痛的泥沼,共同完成“失去父母的这节课”。勇敢地面对生命繁衍,面对生活,才是本书的精髓。

父母离世,那么复杂的感受,轻易无法说出口。我们从小就被教育人世无常,“向死而生”是生命的常态。当李维在开篇强调父母离世后对人生造成的巨大影响时,我不以为然,觉得外国人就是矫情,死亡本来就是无力回天的事实。可当他写道,“我不再是谁的小孩了”。我才惊觉:我的生命没有出处了,那个被称为“家”的地方被摧毁了……我瞬间潸然泪下,哀伤奔涌而出。

哀伤的源泉便是那些“该死的”或者“甜蜜的”回忆,而能与你分享这些的只剩你自己了。失亲的人最大的痛苦是孤独。那么,“走出哀伤”就是每个丧亲人的必修课。就像书中派翠西亚·斯高的诗句:“我再也不可能成为任何人的宝贝女儿了。”接受这个现实,不仅仅是时间的问题,而是需要一个心理过程。李维书中所说的对于亲人死亡事实的“怀疑、回避和拒绝”,我都经历过,甚至以为死了也不错,至少可以跟父亲一起生活。这是非常幼稚的想法,说明我们还未真正成长。

丧亲之后,我们终于被迫剪断了家庭的脐带,完成了“不再属于任何人”的身份转换。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我们无法再与人确认自己的成长细节,成了一个无处连接的孤岛;我们终于认识寿命,而且学会了为自己的生命倒计时;我们终于可以无所顾忌地主宰生命。当然,有的人选择珍惜余生,有的人却仿佛逃脱桎梏般放纵生命。也就是说,有的人走出了丧亲之痛,有的人一生被羁绊其中。

李维提醒读者:“父母持续介入我们的生活,或许对我们有所助益,但也可能产生问题。”他认为绝大部分人的一生里都会经历这三个阶段:“成人生活三个阶段:双亲健在,只有父亲或母亲在世,双亲离世”,而很多人生问题,都发生在这三个阶段之后,还有些是父母在世时遗留的问题。一位患者说过,“父母过世时,就好像下雨天没带伞一样。”不经历风雨,怎可见彩虹,这大抵是“长大成人”的奥义。

李维深入浅出地为我们上了一堂“失去父母”的课。跟他一起,我们尽情地哀伤,却也在哀伤的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件事:我们长大了。如何学习生命的价值,令我想起了胡文辉写过的一篇文章的题目:“爱不在乎忘记”。只要爱在心里,便不会随着肉体而消逝,反而可以转化为对抗死亡的动力。这便是亚历山大·李维教给我们的有关“成年孤儿”的真谛。 夏丽柠

# 人为什么快乐

福冈正信通过一根稻草完成了回归自然、看透世事的革命,而作为现代人,却需要抓住这根救命稻草,反思当下的所作所为

好书我读



《一根稻草的革命》  
[日]福冈正信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1月

“人本该快乐,人却建造苦界,并为脱离苦界而苦苦挣扎。”福冈正信在《一根稻草的革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中,一语道破天机,将“人为什么快乐”这样一个哲学类问题归结到自然农法的推广普及之中。

最初福冈正信在横滨海关植物检查科任职,也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过着普通打工仔的日子,但突如其来的一场病,让他重新思考人生——何谓生,何谓死?为什么小鸟从来不撒种、不收割,却也活得自由自在?从而得出一切努力无用的理论,于是回到家乡,帮父亲中柑橘,也想试行自然农法,做个什么都不做的懒汉。

当然,他的幻想被残酷的事实浇灭。枝条乱长,害虫丛生,七十多亩的柑橘园就这样被他给毁了。那自然农法这看似逆时代文明发展的理论,究竟不可行呢?

正因为有了柑橘园的失败,福冈正信意识到自然并不等于放任。所谓回归自然,并不等于毫无作为,相反,若想利用自然,初期还要精巧的构思与实践。同为日本作家的中村好文,曾用《去山里盖座小屋吧》一书,记录他回归自然的过程。一砖一瓦,皆由自己亲手打造;能源自给自足,皆来自精巧的设计,从太阳能电池板,到供水桶,再到陶炉甚至客房,都需要充分顺应自然,要想接纳阳光,雨水,风和土壤的馈赠,都需要合理有效的安排。经过反复试验,福冈找到了不耕地直播、混播的自然农法,由此种植出的小麦和稻谷产量甚至比施肥打农药的产量还要高。

福冈自称《一根稻草的革命》所记录的“不过是为寻求回归自然而苦恼的一个农民内心的痴语而已”,全书用接地气的语言,不失幽默地从解读自然农法,到践行自然农法的具体操作,再到由自然农法引发的哲思,最终归结到人类为自然食和成为自然人所需要做的,层层深入,一语中的,将人类那些看似荒谬的所作所为,皆在自然农法中找到了落脚点,发人深省。

当今社会,教育和医疗一直备受关注,然而在福冈看来,一切都是无用的,是人类自己酿的苦果,才过得这样辛苦。正如自然里本就有溪水流淌,水车转动,鸟儿歌唱那些真正的音乐,但被人混入各种杂音之后,孩子的听觉受到干扰,使他们的音感落入平庸,最后不得不拼命教孩子们学习音阶和音符。而之所以需要医疗,也不过因为人类先污染制造了易生病的环境罢了。

福冈甚至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提出科学无用论,他指出科学家离自然越远,越是离心式远离,同时生出向心力的反作用,人类破坏自然,又反过来用科学手段来拯救自然;人类违背农作物的生长规律,通过施化肥和农药,让农作物早熟高产的同时却失了其本来的味道和营养,到后来不得不通过其他手段来补偿;人类舍近求远,选择深海鱼、牛肉等不易得或者深加工的食物,却又不得不利用付出其他努力来达到一种平衡。

由此看来,人之所以不快乐,只不过是庸人自扰。数十年前,福冈正信通过一根稻草完成了回归自然、看透世事的革命,而作为现代人,却需要抓住这根救命稻草,反思当下的所作所为,虽然不能倒退到人人去种田的年代,但也能由此删繁就简,完成一次精神世界的革命。 段娟妍